

56774

A8
86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四章



北京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蘇聯專家尼·依·列杜諾夫斯基講稿

1955

50
51
V.



56774

509
5112
v. 4(3)

48
86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 四 章



北京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蘇聯專家尼·依·列杜諾夫斯基講稿

1955

17705

Пек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афедра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Н. И. ЛЕТУНОВСКИЙ
ТЕМА IV
МЕНЬШЕВИКИ 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В ПЕРИОД СТОЛЫПИН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ОФОРМЛ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УЮ МАРКСИСТСКУЮ ПАРТИЮ
(1908—1912 гг.)
лекции, прочитанные аспирантам
в 1954-55 году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四章)

尼·依·列杜諾夫斯基著
北京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譯
北京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出版
北京大學鉛印室印
1955年8月第一版 印數: 5000
字數: 34,280字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目 錄

第一講 斯托雷平的反動。反政府派知識階層中的腐化。消沉頹廢。一部分黨員知識分

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營壘而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爲捍衛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理論基礎而鬥爭…………… (一)

第二講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布爾什維克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鬥爭。托洛茨基反黨八月聯盟之被粉碎。一九一二年的布拉格黨代表會議。

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一一一)

第四章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①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時期)

第一講

斯托雷平的反動。反政府派知識階層中的腐化。消沉頹廢。一部分黨員知識分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營壘而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爲捍衛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理論基礎而鬥爭

講授提綱：

一、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的國家政變與新選舉法。

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三、反動勢力向無產階級的進攻。

四、反動勢力在思想戰線上的進攻。列寧在其所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捍衛與發展。

① 專家沒有給我們講完哲學部分，所以這裏只將兩講歷史部分印出來，其餘哲學部分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補上。——譯者註。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第二屆國家杜馬被解散了，更確切些說，是被驅散了，並且如斯大林所指出，並不是平平常常地、而是吵吵嚷嚷地將其驅散了，這就是說俄國歷史上有名的六三國家政變發生了。

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的表面上的藉口，是奸細布洛德斯基幫助暗探局所捏造出來的謊言。這一謊言說第二屆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正在國內準備一次武裝政變。於是政府就根據這個奸細的供詞要求杜馬將第二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交付法庭審判。

但問題是：根據法律，國家杜馬的成員只有在兩個條件下才能受逮捕和受審判，即或經杜馬本身同意這樣做，或杜馬已被解散，其代表的職權已被褫奪。起初沙皇政府因為想遵守法律，更確切些說是想裝出一副遵守法律的樣子，所以通過斯托雷平要求杜馬交出第二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予以逮捕。但是因為按照程序條例，對國家杜馬成員提出任何控告，必須預先由杜馬委員會自行審理，於是就組成了這樣一個杜馬委員會。正當這個杜馬委員會準備審查提出的控告時，政府却於六月三日準備好了沙皇關於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的命令，並逮捕了社會民主黨黨團。社會民主黨黨團全部六十五位代表都被判處苦役和流放，那些未被折磨死的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才被釋放出來。沙皇「本想通過杜馬來同農民建立聯系，想使農民由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變為政府的同盟者，這樣來隔離無產階級，孤立無產階級，以便破壞革命事業而使革命的勝利成為不可能。爲了這個目的，政府曾求助於自由資產階級，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在那些無知的農民羣衆中暫時還有點影響。政府就是想通過自由資產階級來和千百萬農民建立聯系。它就是這樣利用第二屆國家杜馬。可是結果相反。」①

我們已經說過，沙皇政府並不只限於簡簡單單解散杜馬而已，它竟改變了法律，首先是改變了關

於杜馬代表的法律，並且選舉法被改變成爲這樣：無論選舉結果如何，事先給地主佔去杜馬中一半以上的席位。根據這一法律，地主佔席位百分之五十一點五，城市資產階級佔席位百分之二十四，農民佔席位百分之二十二，工人佔席位百分之二點五。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所佔的席位還不到三萬個地主所佔席位的一半，並且農民和部分民族邊區的代表還遭到了很大的削減。

爲了說明選舉法的改變，我引用這樣一些材料：在選舉第二屆國家杜馬時，按照舊選舉法，地主每兩千人產生覆選人①一名，工人每九萬人選出覆選人一名，這就是說，工人選出自己的代表的可能性比地主少四十五倍。農民每三萬人有覆選人一名，這就是說，比地主少十五倍。在選舉第三屆國家杜馬時，比例變得更加對地主有利了，按照這個法律，地主每二百三十人就有一個覆選人，工人每十二萬五千人、農民每六萬人才有一個覆選人。這只是覆選人，並不是代表。在第一屆與第二屆國家杜馬中農民佔全部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五至四十六，而根據新的選舉法農民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一的席位。這樣作是爲了什麼呢？「這一切爲的是：不讓革命的工人代表和農民代表進入第三屆杜馬，使杜馬裏盡是些自由主義的、反動的地主和廠主的代表；損害農民的代表權，不顧農民本身的願望，使最保守的農民代表也能夠當選，藉此使無產階級不能把廣大農民羣衆公開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就是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的真正目的。」②

沙皇政府之所以把選舉法作如此的變更，是企圖不僅得到一個唯命是聽的杜馬，而且得到一個作爲反革命勢力之直接武器的杜馬。而沙皇政府所召集的第三屆國家杜馬正就是這樣一個杜馬。「聯共

① 在兩級或多級選舉制中，受權進行選舉的人叫覆選人；代表是由覆選人中產生的。——譯者註。

②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四七頁。

（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指出：第三屆杜馬按其成分來說是個黑幫和立憲民主黨的杜馬。在總共四百四十二個杜馬代表中，右派（黑幫派）佔一百七十一席，十月黨及其同類的黨派佔一百一十三席，立憲民主黨以及與其相近的黨派佔一百零一席，勞動派佔十三席，社會民主黨佔十八席。①

列寧把第一、二兩屆杜馬稱爲「妥協性的杜馬」，而把第三屆杜馬逕直稱爲「反革命的杜馬」。

從社會代表性來看，第三屆杜馬底成分也很值得注意。例如：貴族和地主在第三屆杜馬中佔二百二十九個席位，神甫和主教佔四十五席，城市資產階級（工廠主、銀行家以及他們的代理人）佔五十五席，農民佔九十六席，全部社會民主黨黨團（包括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佔十八席，這就是說，沙皇政府底杜馬是一個極露骨的反動杜馬。

我已經說過，各民族邊區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遭受了很大的削減，第二屆和第三屆杜馬中各民族邊區的代表權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地	域	第二屆杜馬	第三屆杜馬
西伯利亞		二三	一五
波蘭		三七	一四
高加索		二五	一〇
全部中亞細亞（包括南高加索、吉爾吉斯）		二一	〇

① 參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二四頁。

關於這一點沙皇政府解釋說，各民族邊區（從它們的政治觀點上來看）尚未成熟到要派代表參加國家杜馬的程度。事實上這是對邊區的一種特殊報復，因為當時各民族邊區實行反對政府的路線，所以沙皇政府決定直截了當地對待它們，關閉進入國家杜馬之門。

農民代表在第一屆國家杜馬中佔百分之四十七，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佔百分之四十五，而按照新選舉法他們總共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二。

爲什麼沙皇政府對農民這樣不發慈悲了呢？大家知道，當選舉第一和第二屆國家杜馬（特別是第一屆杜馬）時，沙皇政府曾經有意識地增加國家杜馬中的農民代表，因爲，認爲農民，按照一些宮廷人士的意見，是俄國君主專制制度的一個可靠支柱。這個如意算盤是指靠着俄國農民底君主專制情緒，在選舉第一屆國家杜馬時，沙皇政府所寄託於農民的希望大於寄託於立憲民主黨的希望。然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業已指明，而第一、二兩屆杜馬底工作經驗也已證實，俄國農民底君主主義是天眞而幼稚的君主主義，對俄國農民底君主主義所抱的希望是建築在沙灘上面的。

誠然，俄國農民曾經擁護過沙皇，但他們已開始嘮叨起來，說要把地主土地交給他們，說他們擁護沙皇但是他們需要地主所佔有的土地，第一和第二屆國家杜馬中許多農民代表底發言都曾談到這一點。我想摘引第二屆國家杜馬中一個農民代表某農民彼特洛青科發言中的幾句話來作個例子。當他走進國家杜馬，在登記時有人發給他一個鉛印好的問題，問他屬於何黨何派，他說：「我是護護沙皇的」，既然他擁護沙皇，於是別人便把他引到右派集團那一邊，並且在地主旁邊給他找了一個適當的座位。在國家杜馬最初幾次會議的一次會議上討論土地問題時，在許多人發言之後，彼特洛青科要求發言。他開始時說：「我至死也會保衛沙皇和祖國」，這時右派的席位上發出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他們希望再有一個農民也作一個這樣的宣誓就好了。可是彼特洛青科接着說：「不管你們怎樣討論，你

們總造不出另外一個地球來。這就是說，你們必須把現有的土地交給我們才是。這裏有個演說人指出說，我國農民是黑暗無知的，所以給他們很多土地是沒有必要，並且毫無益處，因為他用這土地總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是的，從前土地正是對於我們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很少益處。至於說我們愚昧無知，那麼我們也就只要求給我們土地，好讓我們這些蠢人來幹我們這種耕田種地的事情。我以為要叫貴族去耕種土地當然是很不體面的。這裏有人說過，私有土地按法律規定是不能侵犯的。我當然同意要遵守法律，但爲要消除少地現象，就必須製定出一個能使這一切都依法辦到的法律。」①

他既擁護沙皇又擁護法律，但是無論你們怎樣分，你既創造不出第二個地球來，就終歸還是得把這些土地給他們。農民在第一、二兩屆國家杜馬中要求進行根本的土地改革的這些發言，就使得沙皇政府對俄國農民底君主專制情緒所抱的希望破滅了。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底社會本質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這些緣故而決定的。

我們看到，六三政變表現了沙皇制度對於人民、對於革命的勝利。沙皇制度取得了這個勝利之後，就急急忙忙企圖鞏固這一勝利，穩定自己的勝利，並且沙皇政府企圖用兩種手段來實現鞏固這一勝利的目的。第一種手段和方法，就是實行極端的恐怖，和在肉體上消滅人民底最先進的代表，首先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底最先進的代表。

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在俄國有過一段連歐洲凡爾賽人鎮壓巴黎公社分子也未曾有過的極端恐怖的時期。當時全國佈滿了被稱爲「斯托雷平領帶」的絞架。討伐隊在全國各地到處實

① 參看列寧著：「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九六——一九七頁。——譯者註。

行逮捕和槍決。

爲了讓大家能粗略地想像出沙皇制度與人民進行鬥爭的方法，我想引用僅僅按照軍事法庭判決被絞死的人的數目：一九〇七年——一千六百九十二人，一九〇八年——一千九百五十九人，一九〇九年——一千四百三十五人，僅根據軍事法庭的判決，三年總共被絞死五千零八十六人，而在討伐隊進行討伐時以及其他等槍決和絞殺了多少人，無任何精確的統計。根據近似的材料，在這三年當中沙皇政府慘殺了七萬個左右人民底積極領導者。

「在一九〇五年沙皇專制只是受到了迎頭痛擊，可並沒有被消滅。它聚集起力量，在第三屆杜馬中間同地主和資本家聯合起來，重新在俄國推行舊秩序。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更加厲害了，官僚在都市尤其是在鄉村中無法無天橫行霸道的行爲更加猖獗起來了，對爭取自由的鬥士的迫害越發橫蠻了，死刑越發常見不鮮了。沙皇政府、地主和資本家對革命的階級，首先是對無產階級瘋狂地進行報復——因爲它們進行革命，——急急忙忙利用羣衆鬥爭底間隙來消滅自己的敵人。」①

這是一種方法，沙皇政府力圖用這種方法來鞏固其對於革命的勝利，消滅積極的一部分，企圖吓唬住其他的一部分。

另外一種方法是比較複雜的方法，這就是沙皇政府企圖擴大其在國內的社會基礎，擴大專制秩序底社會支柱的方法。在革命以前沙皇制度有一個社會支柱——即農奴制地主。但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多少使沙皇受到了一些教訓，並且表明：僅僅依靠地主主要長久地保持住政權是絕不可能的。當然，從專制制度的觀點來看，地主是一個最好也找不到的理想支柱，但問題是地主非常少，三萬個地主對於

①「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六卷，第三二五頁。

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來說，這簡直是滄海之一粟。其次，那時地主已成了被俄國社會中一切階層所憎恨的階級。沙皇政府認定，光依靠地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是絕不可能的，所以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力圖擴大並鞏固自己的社會基礎，並且這些企圖是從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方面，是吸引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積極參與國事。必須指出：在這一方面沙皇制度並不感困難，因為被一九〇五年革命嚇慌了的俄國資產階級自己也正在尋求同沙皇制度進行聯合。例如，一些知名的作者在「路標」文集中寫道：我們「必須替這個政權祝福，因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獄來替我們擋開了人民的橫暴」。○當時的一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密列日可夫斯基○寫道：「爲了不惹動熊，就應該躺在地上假裝死了——不呼吸，不動；熊嗅了嗅就走開了。對於政權也是這樣：要服從它，至死和它妥協——妥協到感覺到自己

是死的，就好像一個躺在棺材裏面額上放着花圈的死人一樣。那時候政權就不再是可怕的東西而被解除武裝了——我們所看到的政權就不再是一副兇惡的面孔而是耶穌的面孔了。」在這幾年中，沙皇制度開始實行更加對自由資產階級有利的對外對內政策。

另一方面，沙皇政府企圖首先是在農村中擴大自己的社會支柱，其方法就是鞏固和加強農村資產階級的地位，增加農村中富農農莊的數目，以便創造出一個人數衆多的骯髒的小地主階層，從而依靠它來同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和貧苦農民底革命發動進行鬥爭。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正就是服務於這一任務，即擴大和加強在國內的社會基礎的這一目的的。

一九〇五年時斯托雷平是薩拉托夫的一個大地主和薩拉托夫省省長，他在致尼古拉第二的一封信

○ 參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二五頁。

○ Д.С. 密列日可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四一），俄國的作家和批評家，象徵主義者，精巧的僧侶主義和神秘主義底宣傳者。一九一七年後流亡國外，成爲蘇維埃政權底敵人。——譯者註。

中說：「我認爲要根本解決土地問題，就要創造一個作爲國家之根本細胞、而按其性質來說乃是一切革命理論之敵人的小私有者階級。」他在一九〇五年這樣說過，而當他執掌國政以後，就有了把自己的建議付諸實現的大權。土地改革法就是由他一手準備出來而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間通過的。「斯托雷平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的總長，此時農奴制地主竭力用極快速度來在農民土地生活方面實行了資產階級的政策，拋棄了指靠農民『宗法心理』的一切浪漫主義幻想和期待，而到俄國一般新資產階級成份中，特別是到俄國農村新資產階級成份中去尋找同盟者。」^①斯托雷平在國家杜馬中說，只有創造一個人數衆多的小私有者階級，俄國的現存政治制度才能得到鞏固，有一個知名的波里施克維支聲言：「俄國未來的革命將被農民的靴子踏破」。

從經濟方面來看，這一改革給自己提出的任務一般是要爲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特別是爲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掃清道路。俄國按照所謂資本主義發展底普魯士式道路在這一方面發展的第一步，已經於一八六一年完成了，而第二步是在一九〇六年採取的。因此列寧在寫到斯托雷平改革時，稱它爲變俄國爲資產階級君主國的道路上的第二步。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和斯托雷平的改革有共同之點，就是前者和後者給自己提出的任務都是要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來改造農業，就是說二者的任務都是要爲資本主義鋪平和掃清道路；二者的差別在於：一八六一年的改革是剝奪農民養肥了地主，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却是剝奪農村貧民養肥富農——差別只在於此。「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指出：「如果說從前在『解放』農民時搶劫農民土地的是地主，那末現在掠奪村社土地的便是富農，他們領

得最好的地塊，用賤價向貧農收買份地。」①

斯托雷平改革底實際情形是怎樣的呢？

大家知道，俄國的歐洲部分，直到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及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前，農民佔有的土地的所有權屬於村社，就是說土地是屬於農民村社的，村社中農民由村社手中得到份地。份地只分給男人，女人得不到份地，因為神甫認為女人沒有靈魂；每過十年至十二年重新分一次土地。農民得到份地之後並不能出賣它，因為份地不是他的私有財產。農民可以將份地出租，貧農就把它出租，租給富農。從資本主義底觀點來看這種利用土地的形式缺點何在呢？缺點在於：這種利用土地的形式妨礙將農民份地的所有權集中於富農手中。另一方面，因為村社中農民被固定於其份地上，所以這種利用土地的形式妨礙農民離開鄉村走到城市，進入工廠的過程。這對於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很為不便。一九〇六年十一月間所頒佈的斯托雷平法律，允許農民將其份地變為自己的私產，並且有權將其買賣。這樣就為農村的富農分子收買農民份地的活動開闢了廣闊的餘地。為了吸引富農收買農民份地，沙皇政府組織了專門的農民土地銀行，富農只須支付低微的利息就可以從那裏得到長期的農業貸款。政府還不止於此，一方面為了在經濟上鞏固富農的地位，另一方面為了分化農村，又頒布了一道關於農民退出村社成立獨家農場與單獨田莊的補充法令，並且，如果要將村社的土地分出去成立單獨田莊，只要求有五分之一的農村戶長同意即可。在革命前的農村，一個富農要請五分之一的人戶長喝一次白乾，是算不得一回事的。不僅如此，法令中還規定，任何人如果反對退出村社成立單獨田莊，就要根據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處治，而退出村社成立單獨田莊的人則有權利要求村社分給他

最好的地。根據這一法令，到一九一〇年就有兩百多萬農戶退出村社成立了單獨田莊。自然其中退出的有許多貧農，他們退出村社是爲了易於將土地出賣給富農，在這一時期中有一百多萬農戶失去了自己的份地，將份地賣給了富農，變成了無產者，於是工業得到了廉價勞動力的補充後備軍。

因此，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無論在製造廉價勞動力的剩餘後備軍方面，或在擴大國內市場方面，對於工業資產階級都是一個重大的讓步，因爲富農經濟是集約化的經濟，它生產出大量產品，同時需要很多的工業品。

根據統計，在改革三四年之後，農村對鐵犁、鐵耙、篩子、收割機、割草機、播種機等這些商品的需要都增加了，而過去農村是不需要這些商品的。

可是，斯托雷平的這個改革，不依其實行者的意志爲轉移，在客觀上發生了一些爲沙皇政府所不甚樂意的後果，這就是斯托雷平的改革加劇了階級分化底過程以及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富農與貧農之間的矛盾加強底過程。請看下面的數字：如果拿一九〇五年的所有的農民發動爲一百，那末其中百分之九十六是反對地主的發動，百分之二是反對寺院土地所有制的發動，而反對富農的發動只有百分之一點五，這就是說，一九〇五年農村中的鬥爭帶有反封建的性質；而一九〇八年，所有的農民發動中却有百分之四十是反對富農的。

沙皇政府底移民政策就是要達到緩和和政治緊張局勢的目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沙皇政府爲了使地主能高枕無憂，爲了緩和農村中的政治局勢，從一九〇七年起迅速實行移民政策，把一部分農民移到哈薩克斯坦，而把大部分農民移到西伯利亞。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說，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的反動年代中，在工業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首先表現在：俄國工業底集中——托辣斯化和卡德爾化正在這個時候加強起來了。因

此，俄國資本主義最終變成了壟斷的資本主義。由於俄國工業底集中和進一步托辣斯化，企業主獲得了像同盟歇業和黑名單這樣強有力的與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武器。只有在壟斷資本主義底條件下，他們才能有成效地運用同盟歇業和黑名單這兩種鬥爭手段。

在這些反動年代中，俄國工業曾經開始有過新的高漲。大家知道，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遭受過一次工業危機，其後繼續了兩三年的蕭條時期，約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俄國開始了一個在一切資本主義工業部門——冶金業、燃料業、紡織業——中的新的工業高漲，修築鐵路的狂熱病又重新發作了。在俄國工業高漲底這個時期中，外國資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於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外國資本懾於革命，部分開始撤離俄國，外國資本開始流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以及俄國的沙皇制度在外表上得到了鞏固以後，外國資本又重新開始大量流入。例如一九〇五年留在俄國的所有的外國資本總計只有八億一千四百萬金盧布，而一九一二年投在俄國工業中的外國資本就有十四億金盧布。外國資本對於俄國工業的發展起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促進了投資建設企業的過程，而另一方面，由於外國資本家還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掌握了俄國工業中的一切命脈，例如一九一三年時，冶金業和機器製造業的百分之七十三屬於外國資本，煤炭業和石油業中的情形也差不多，外國資本在俄國工業中所居的地位，正如同在一個殖民地國家中所居的地位一般，在阻礙俄國工業發展過程這一意義上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因為外國資本家把俄國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興建了一些使俄國在技術方面不能獲得獨立的企業。

雖然在反動年代中，開始了一個技術高漲的時期，但俄國工人階級底政治狀況和經濟狀況却急劇地惡化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工作日本來已經被擅自降低到九至十小時，現在又增加到十一至十二小時了，工資平均減少了百分之十六至十七，同時，受到沙皇政府積極支持的資本家，不僅對工人階級

實行經濟壓迫，而且擊毀工人階級底組織。在反動年代中憲兵和警察時對工人階級底組織橫加襲擊。只須引用一些數字就可說明——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這些年中被封閉的工會：一九〇七年封閉工會一百五十九個，一九〇八年封閉一百零一個，一九〇九年封閉九十六個，一九一〇年封閉八十六個。一九〇五年在俄國成長起來的工會運動，幾乎完全被摧殘下去了。一九〇五年時工會有會員三十二萬五千人，而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工會會員人數降低至三萬五千人（根據另外的材料降低至一萬四千人）。僅僅在一九〇五年十月至一九〇六年四月這段時間中，沙皇政府就禁止了一百多種報紙，封閉了幾十個印刷所。

斯大林曾經用如下的形象描寫過斯托雷平反動年代：「社會思想的備受壓制，工人階級中的普遍的疲勞和冷漠、貧窮和失望，警察——地主——資本家狐羣狗黨肆行猖獗時農民的受盡折磨和驚慌萬狀——斯托雷平的『穩定局面』時的特點就是如此。」①

我們來看一看列寧在其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對斯托雷平時代的一般描述：「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猥褻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唯心主義哲學趨向加強，神祕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烟幕。」②

俄國的共產黨人在沙皇制度時代只能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在當「……最微小的前進運動都被宣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一二九頁。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六九五頁。